

走在幸福的路上

翟永瑚 著





翟永珊

走在幸福的路上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5 •

內 容 提 要

是一個中篇小說。描寫一九五三年冬天，黨在農村普遍深入的進行總路綫宣傳的時候，一些不法資本家和當地富農勾結起來所進行的破壞活動，以及農民們對它們進行鬥爭的情形；描寫合作社的飼牛老漢——翻身農民方老爹，在這一鬥爭當中，逐漸的認識到社會主義將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幸福，因而他經過了一個相當複雜的思想鬥爭過程，終於同意將他這一生當中第一次獲得那麼多的三大圓穀子，除掉一家人的吃用之外，全部賣給國家。

走在幸福的路上

著 者	翟 永 瑚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(上海康平路155號)
印 刷 者	光 藝 印 刷 廠 (上海長陽路1121弄325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 (784) [I II 128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71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5/16
1955年5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20100冊
定價 三角五分

夜深了，一切都沉浸在無聲的酣睡之中……。

黑暗裏，『噤啦』響了一聲，方老爹又被驚醒了。

他一睜開眼，便習慣的悄悄摸起了豎在床前的那根長竹竿。一面屏住氣，靜靜的細聽着。

祇靜了那麼一霎霎的工夫，便在中間的那個穀囤上面，開始發出了很輕很細的噤噤噤噤的聲音。

『是牠！混賬東西，又來啦！』方老爹一面暗自罵着，一面無聲的擎起了手裏的竹竿，『啪』的一聲打在中間穀囤子上面，大聲的罵道：

『媽媽的，又來偷穀子！我還沒吃哩，你吃？』

老鼠溜走了。

方老爹仍舊把竹竿放在床前。他坐起來，從枕頭旁邊摸起了他那短短的烟管，擦了一根

火柴，點着烟，又順手把火柴摺得高高的，照了照他那三個又高又大的穀囤子，長長的噴了一口烟，愉快的重複着：

『媽媽的，我還沒吃哩，你吃？』

方老爹，自從在合作社裏，把穀子分來家以後，這幾十天來，在他的床鋪前面，就這樣放着一根長長的竹竿。他睡覺很警醒，耳朵又靈，祇要一有個風吹草動，他就驚醒了。每天夜裏，就像這次一樣，老鼠剛剛爬到穀囤子上面，他就拿起竹竿來，把牠們趕跑了。而且，他總是這樣愉快的罵一句：

『媽媽的，我還沒吃哩，你吃？』

在方老爹心裏，他並沒有把這件事情看成是一種負擔；相反的，他是懷着十分高興的心情，把這事看成是一種享受，一種樂趣。他祇有在這樣的情形下面，才真正的感覺到自己的最大幸福。他經常一面打着老鼠，一面很滿足的對自己說：

『沒想到，七十多歲的人了，也撈得着跟老鼠打打交道呢！』

這幸福的念頭，有時候也會觸痛了他心上舊日的創傷。因此，在他那微笑的臉上，也時常掛上幾顆辛酸的眼淚。

方老爹是江北人。他從小在老家就當上『牛倌』，白天就揪着牛尾巴，跟着牛屁股轉，

晚上就睡在牛棚裏。這樣的苦日子，他一直過了四五十年。在他六十歲上，家鄉發生了一次很大的水災，他的兒子方世林，聽說他在老家裏挨了餓，便撐着船回家，接他到江南來。當時，他還很倔強，硬掙着不肯出來，他說：

『我們窮人，到處揹着個挨餓的命，就是走到天邊外國，也免不了三尺腸子閒着二尺半！我已經六十歲的人了，可不能把這一把把老骨頭，去餵外鄉的狗！』

可是，人是硬的，肚皮是軟的，最後，他終於跟着兒子來到江南。

方老爹的話並沒說錯，『窮人到處揹着個挨餓的命！』他跟着兒子來到江南以後，一家人就蹲在一條小船上面，一直是飢一頓飽一頓的，有時候連稀飯都餬不上口，在這樣窮苦的年月，他不要說沒有餘糧，連間茅棚也都沒有。在當時，他曾經懷着哀傷的心情，自嘲的笑着說：

『我家船上，連個老鼠也要餓跑了！』

土改後，雖然他家已經分得了房屋、田地，雖然兒子方世林參加了互助組，但他對這些都並沒有感到一點興趣，家裏的大小事情，他都不聞不問，祇是成天價提着個糞箕，拖着兩條因為長久受到湖裏潮氣的浸蝕而麻木發僵的腿，沿着村頭，路口，到處打轉。他根本不相信自己還會有幸福的一天。

但是他家的日子却一年好似一年了。

年前，兒子領導搞互助組，生產搞的很不壞，到冬天把欠的『捉青苗』●的穀子，本利付清了以後，剩下的，還足夠今年一年的吃用——壓在他們身上的最後一塊石頭，也被他們掀掉了。

在今年，他兒子又領頭成立了合作社。當時，大家知道他看牛有經驗，就叫他又重新幹起了過去的老行道——把社裏的六頭牛交他看管。他很愛這個事情，通過它，使他和自己的社結合成爲一體。社裏的那種朝氣勃勃的工作，給他帶來了安慰和希望，他慢慢的也跟着像他們年輕人一樣的歡快起來。雖然他那樣大的年紀，雖然他拖着兩條發僵的腿，已經好多年沒有勞動了，可是他却還能騎在牛背上，愉快的哼着山歌。誰見了他，都忍不住笑，都說他『返老還童』了。

他的『返老還童』，不僅僅表現在他所熱愛的工作上，而且，他開始對家裏的人，不住的嘮叨起來，管這管那的，把持着他家的一切。這一年來，他對家裏的事情，漸漸的熱心起

●『捉青苗』是江南米商所放的一種高利貸。是在插秧前後，貸款給農民，秋收後向農民收穀子。一般的是
一百斤穀子的貸款，要繳五十斤穀子的利息。有的還要更多一些。

來了。

當他聽說他家今年可以分到毛一萬斤穀子的時候，他竟高興得流了一場眼淚——這樣的穀子，過去他連做夢也想不到呢！

當社員們扛着笆斗，絡繹不絕的往他家送穀的時候，他硬逼着兒子把這三個大囤子全搬到他的屋裏來，把所有的穀子，就這樣子都擺在他的眼前……。

方老爹在默默的吸着烟。烟鍋裏，隨着他吸烟的聲響，在一閃一閃的冒着紅色的暈光，三個穀囤子龐大的輪廓，就在這暈光裏模糊的顯現出來。方老爹眯着眼睛，向它們望着。過去，一直刻在他心上的那些酸苦的回憶，使他更加滿足的感到了眼前的幸福。

外面，忽然有什麼東西撞擊了一下。沉重的聲音，打斷了他對過去那千絲萬縷的甜酸苦辣的思緒。他一下子彷彿從夢裏驚醒過來的似的，急忙磕掉了烟鍋裏的烟灰，很滿足的對自已說：

『半夜啦，好給牛添草了！』

他愉快的吁了一口氣，披上他那破舊的黑大棉襖，點着他那比拳頭稍大一點的四方方的小紙燈籠，推開門，磕磕撞撞的走出了他的房間。

隔着一個板壁，方老爹的大孫女巧英，被他那笨重的拖着棉鞋的聲音驚醒了。她吃驚的

叫着：

『啥？啊，啥？』

『是我！』方老爹沒好聲的應了一句。接着，他呵斥她說：『看你大驚小怪的，也不怕吵起阿牛來——這年頭，還有老狼把你叨去？』

巧英再沒吱聲。方老爹一面往外走着，一面小聲的咕嚕着：『那麼大的人啦，什麼用都沒有！要是個好樣的，餵牛添草這些活，那裏還用我這七老八十的人幹？昏天黑地的……嘖！白長了那麼十五六歲！』

方老爹對孫女的埋怨，也祇是在一種十分愉快的心情下面，來表示一下他當老人的身份。說實的，他餵牛，和他守着穀子打老鼠一樣，他並沒有把它看成是一種負擔。他這一輩子，看了五十多年牛，可他並沒有撈着一根牛毛；而現在呢，社裏的六頭牛，都有他的份兒。近幾天來，他時常對人說：

『屋裏的穀囤、棚裏的牛，我一時不見就急的慌！』

外面，天空裏黑漆漆的，沒有風，但却很陰冷。方老爹覺得兩條腿更加僵硬了。他不由的仰望了一下天空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天要落雪了！』

雞叫的時候，外面起風了。

北風從屋子後面的竹林子裏，帶着尖厲的呼嘯聲，兇狠狠的猛撲過來。方老爹床後面的那個二尺見方的木櫺小窗上面，不知什麼地方，有一塊窗紙被吹得『嗚嗚』發響。

屋子裏，也開始冷起來了。

『啊！天壞啦！』方老爹被風吹醒了。他輕輕掖了掖還露着肩頭的被窩，把兩隻麻木發僵的腿，費力的縮了起來！他一下子想起了他下去餵牛時候，外面的那種天氣，便習慣的重唸着江北老家的一句俗語：

『「三九、四九、大雪封門」——再有三天，就來到「三九」了。老天也許真的要落一場大雪哩……是咯！兩條腿又發起抖來了。這就是下雪的「徵候」……』

一想到天要下雪，方老爹忽然記掛起他的兒子來。他心裏開始不安了：天這樣冷，會不會把他凍壞了呢？

兒子是合作社的社長，是一個共產黨員。五天以前，他到區裏去開會，一直到現在還沒

有回來。在兒子臨走的時候，有一件事情，使這老人一直懊悔在心裏，放不下來。如今，天這樣一冷，他心裏就更加難受了。

是在他家剛分到穀子的那天晚上，方世林跑到爹的房間來，摸着穀囤子，高興的笑着和爹商議道：

「爹，賣它兩百斤，換一點布兒，做條棉被吧？」

雖然兒子方世林已經靠五十歲的人了，可方老爹却始終還是把他當作一個小孩子看待。他一聽到這話，便板起面孔對兒子訓起話來：

「剛剛有兩粒米支着牙，你就忘了挨餓的滋味了！吵？以前在小船上，全家人頂着床破被胎，噫咯過的？如今，看你這點子排場勁兒！」接着，他便東扯西拉的講起他一連串的甜酸苦辣的故事來。這無非是爲的叫兒子知道窮日子難過，要儉省。可這些故事，方世林聽過已經不止十次了。

方世林睜細着眼睛，微微的笑着，一直聽爹把話講完了——他就是這樣的脾氣：像這樣的小事情，他是從來不大和爹強嘴的。一見沒有商量成功，心裏也就算了。祇是隨嘴說了一句：

「一到冬閑時候，區上、縣上就又要辦訓練班了，要是去開會，晚上能有床被頭壓壓腳，

也暖和一些……」

說着，他便笑着走開了。

果然，過了不多幾天，區上開會的通知便下來了。

這一次，去開會的人數特別多。他們每一個人的肩膀上都揹着厚厚的棉被或是毯子，可就是自己的兒子沒有。他仍舊還是把十年前做的那件大破棉襖，搭在肩膀上。在人羣裏，他顯得格外單寒。

當時，方老爹站在一邊，望着方世林那密密的又濃又黑的鬍鬚，和那滿臉深而又長的皺紋，夾在這一群活蹦亂跳的年青人當中，顯得他格外的老成了。

這使方老爹彷彿第一次覺得：兒子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！他想起兒子這一輩子所受的勞碌，比自己的還要多得多……於是，他開始難受起來了。他很想去到兒子面前，對他說一句：

『把我的那條被子帶去吧！』

可是他那倔強的脾氣，却使他執拗的一句話也沒說。祇是在自己心上，暗暗的結着一個歉疚的疙瘩……

「我在家里，用一些破花亂絮將就將就就可以了——當時總不把我這條被給他帶走

呢？真是！」

方老爹越想越懊悔，在床上再也躺不住了，便一翻身爬了起來，披上襖，默默的抽着悶烟。也許是由於乍生受涼的緣故，他忍不住一陣一陣的咳嗽着。

天色漸漸亮起來。南窗上投進來的銀色的光亮，使方老爹在無意中又看到了他那三個大穀囤子。他嘆了口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該買條被子啦，有這麼多穀子，買條被子是費不了多少力氣的！」

他嘴裏雖然這樣說，但是一看到他的穀囤子，心裏却輕鬆了許多。他馬上又自己安慰自己：

「我已經是七十多歲、黃土埋到脖子的人了！我這麼小小心的儉省，爲了誰？還不是爲了他們？難道說我臨死還能抓兩把揣在懷裏？」

巧英她媽在灶間屋裏燒水，聽到公公老在咳嗽着，知道他已經起床了，便習慣的從灶膛裏掏出一把剛剛燒燼的稻草灰，替他填滿了銅手爐，提着送到他的屋裏。

「外面下雪啦？」方老爹接過銅手爐，揣在懷裏，一面不放心的問巧英她媽。

「嗯！」巧英她媽愛理不理的應了一聲，使人聽不出她所回答的究竟是什麼意思。接着，她頭也不回的走開了。

方老爹看她走了出去，便搖了搖頭，嘆了一口氣，心想：「這婆娘，倒底還太年輕！不懂事啊！男人出去了，這樣冷的天氣，她一點心事也不耽。不行，到外面打聽打聽去！」

於是，他急忙穿好衣服，捧着銅手爐，走出他的屋門。當他經過灶間屋裏的時候，他問巧英她媽：

『阿牛爹幾時回來，你總該曉得吧？』

巧英她媽抬頭望了方老爹一眼，又低着頭燒火去了。她連響也不響。惹得方老爹發了脾氣，說道：

『你不聾不啞，和你說話你爲啥咯不言聲？我是說這樣冷天，巧英她爹在外面開會，祇披着一件破棉襖……』

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巧英她媽就氣憤憤的說道：

『披着棉襖去開會，這不是一年半年的事啦！有啥咯稀罕的？難道說就今年他才知道冷——人家打下穀子來，留着好吃，好用；可是我們呢？我們留着幹啥咯？留着白天打雞、夜裏打老鼠……』

方老爹一聽，望着牆壁上掛着的那隻已經擦滿了鹹鹽陰乾起來的大公雞，他一下子記起昨天早上的那件事來。

那是巧英她媽的雞。牠趁他不在屋裏，一下子飛到穀囤子上面，臥着簾子偷穀粒吃。恰巧被他回來碰上了，便關上門，一竹竿子把牠打死。當時，他一面剝着雞毛，一面笑着對他的小孫子阿牛說：

『阿牛，以後長點眼神，看着點，雞一吃穀子，你就趕快告訴我——打死牠，過年好吃肉！』

在當時，巧英她媽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可是心裏却憋着一口悶氣。今天，她前前後後，連着不給她丈夫買被子的事情勾在一起，真忍不住了，便對她的公公頂撞起來。她一面流着眼淚，繼續的嘮叨着：

『看看我們孩子、大人這一身破爛，再看看人家，誰像我們？……』

方老爹知道巧英她媽的脾氣：她生氣的時候，整天不說一句話，要一說起來，就像槍藥一樣，嗆得人都喘不上氣來。他——一個做公公的，又不能和媳婦爭吵。於是，他便裝着不聽見，推開門就往外走。一面小聲的咕嚕着說：

『等我死了，都給你們……嗤！難道還能大瞪兩眼，就那麼看着穀子白白的讓它雞臥、狗搗、老鼠咬？嗤！也不怕罪過……』

三

方老爹抱着個銅手爐，出了家門口。也沒有到牛棚裏去給牛添添草，便順着河沿，一直朝南面走去。

天還沒下雪，但是一片一片的烏灰色的雲彩，被嗚嗚叫的北風吹着，像跑馬般的往前面飄過去。河裏的幾隻小船，在不安靜的水面上顛簸着，不時的發出波浪撞擊的聲音。

一陣尖厲的冷風，從方老爹的身後猛撲過來，他不由得連連打了幾個寒噤，緊緊的抱着他的銅手爐，拖着兩條發僵的腿，很快的跨上南橋，想到大河南岸郭大強家裏去走走。

郭大強也是江北人，和方老爹是同鄉。他大約在二十年以前，曾經和方世林倆一同撐着船來到江南。雖然他和方老爹相差二十多歲年紀，可是，他們倆却很對脾氣，談話能談到一塊兒。因此，方老爹沒事的時候，就經常跑到他家裏來坐坐。

這回，方老爹雖然知道郭大強開會去了，可是他已經走順了腳，還是照舊跑了來。他想，能在他家裏打聽打聽開會的消息也好。

他剛一下橋，迎面碰上張振餘老漢和他一個十四五歲的孫子倆抬着一個蕪袋，搖搖晃晃

的走過來。

『抬的啥？』方老爹順手捏了捏麻袋。

『穀子。』

『往哪兒抬？』

『賣啦。』振餘老漢回過頭來，用着他那探詢的眼光，望了方老爹一眼。

方老爹搖搖頭，想說他一句：

『「窮人養不起個十八歲的閨女，」剛打下點穀子，就去賣掉它！』但他抬頭一看，後面又有人抬着穀子趕上來了，才一聲不響的低着頭走開了。

郭大強家，朝街的門大敞開着，外面擋雞的小腰門也虛掩着，被風吹得搖來晃去，吱吱發響。方老爹走近他的門口，祇聽得裏面有人粗聲粗氣的問了一句：

『噫，還沒回來？』

他往前緊走了幾步，急忙從腰門上面往屋裏望了一眼，祇見裏面靠近門口，有兩個人站在那裏。乍一看，屋子裏黑洞洞的，看不清這兩個人的眉眼。祇聽見一個人哼着嗓子小聲說道：

『喏！這個就是合作社社長方世林他阿爹。聽說他們今年分了靠一萬斤穀子哩！』接